

当代澳大利亚小说译丛

主 编 黄源深

副主编 王光林



Archie Weller

# 狗的风光日子

The Day of the Dog

〔澳〕阿尔奇·韦勒 著 周小进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狗的风光日子/(澳)韦勒(Weller, A.)著;周小进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6

(当代澳大利亚小说译丛)

书名原文:The Day of the Dog

ISBN 978-7-5327-4928-7

I. 狗… II. ①韦…②周… III. 长篇小说—澳大利亚—现代

IV. I 6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4678 号

Archie Weller

The Day of the Dog

Copyright: © 1981 by Archie Well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LLEN & UNWIN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0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08-471 号

## 狗的风光日子

(澳)阿尔奇·韦勒 著 周小进 译

责任编辑/张建平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75 插页 2 字数 113,000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978-7-5327-4928-7/I · 2757

定价:25.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损坏等严重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T:021-56135113

献给爸爸、简和 D. A. 沃勒姆

## **The Day of the Dog**

Archie Weller

## “当代澳大利亚小说译丛”前言

黄源深

几年前，澳大利亚几位著名作家来沪，总领事狄淑贤女士设宴招待，我也应邀入席。宾主才十来个人，话可以谈得很透。席间，我提出了一个设想：翻译十本澳大利亚当代小说，作为丛书，同时面世。这个建议，立即得到了总领事和文化参赞的认同，还当场商量的版权、赞助、出版、新闻发布等关键问题。他们的热情和慷慨让我感动，后来我任职的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也表示大力支持，这使我坚定了完成这项工作的信心。

这个建议的动因，是中国的读者对澳大利亚文学知之甚少，说来说去就是那本多年前出版的《荆棘鸟》，还是一部通俗小说。近三十年来，国内零零星星也出过一些澳大利亚文学作品，但因为分散在不同年代和不同出版社，大多没有引起受众的注意。因此我便突发奇想，是不是可以同时推出十部澳大利亚小说？那样也许可以发出一点

响动，稍稍吸引一下人们被惯性所左右的眼球。

选择哪十本书来译呢？这是一个难题。但后来大家达成了共识：必须是精品，而且是当代作家的。于是便想到了获奖作品。澳大利亚最大的文学奖是迈尔斯·弗兰克林奖，类似我国的茅盾文学奖，是专门奖励长篇小说的。迈尔斯·弗兰克林是以小说《我的光辉生涯》享誉澳大利亚文坛的著名作家，民族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澳大利亚女权主义的先驱，在世时虽有众多追求者，但终身未嫁，1954年去世时留下一大笔遗产。根据其遗嘱，澳大利亚设立了以她命名的文学奖，奖励在反映澳大利亚生活方面获得最高成就的文学作品。每年评奖一次，每次一部作品。评奖过程非常严格，先是从众多的申请者中选出十人的大名单（long list），然后从大名单中选出五名入围者（short list），最后从这五人中决定一人（一部作品）获奖。1957年评出了这个奖项的第一位获奖者，就是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帕特里克·怀特，获奖作品是他的代表作《沃斯》，由此可见这个奖的含金量，以及评委锐利的审美眼光。

列入翻译丛书的十部澳大利亚小说，初定时均为迈尔斯·弗兰克林奖获奖作品，但后来与澳方沟通后，考虑到要反映澳大利亚政府所推行的“多元文化政策”，增加丛书的代表性，其中两部改为土著作家和亚裔作家的作品。虽然这两部小说并未获迈尔斯·弗兰克林奖，但它们在当代澳大利亚文学中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至于具体的获奖作家和作品，也因为版权问题，反复磋商，几经变动，最后才定为现在这个书单：

《杰克·马格斯》（Jack Maggs, 1997），彼得·凯里（Peter Carey）著，1998 年获奖；

《三呼圣灵》（Three Cheers for the Paraclete, 1968），托马斯·基尼利（Thomas Kenally）著，1968 年获奖；

《浅滩》（Shallows, 1984），蒂姆·温顿（Tim Winton）著，1984 年获奖；

《通往战争的公路》（Highways to a War, 1996），克里斯托弗·科契（Christopher Koch）著，1996 年获奖；

《伟大的世界》（The Great World, 1990），戴维·马洛夫（David Malouf）著，1991 年获奖；

《旱土》（Drylands, 1999），西娅·阿斯特利（Thea Astley）著，2000 年获奖；

《井》（The Well, 1986），伊丽莎白·乔利（Elizabeth Jolley）著，1986 年获奖；

《黑暗的宫殿》（Dark Palace, 2000），弗兰克·穆尔豪斯（Frank Moorhouse）著，2001 年获奖；

《上海舞》（Shanghai Dancing, 2003），布赖恩·卡斯特罗（Brian Castro）著；

《狗的风光日子》（The Day of the Dog, 1984），阿尔奇·韦勒（Archie Weller）著。

这个书单中的十位作家都是澳大利亚的一流小说家，他们获得澳大

利亚最大文学奖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无论是在文坛，还是在批评家的著作里，抑或学者的讲坛上，他们都是深受称赞，被广为关注的。他们代表了当代澳大利亚小说的不同流派、主题、题材和风格。对于想了解当代澳大利亚文学的读者，阅读这些作品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途径。

彼得·凯里是目前世界上两次获得布克奖的两位作家之一（另一位是南非的库切，已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文学前途无量。凯里是澳大利亚“新派小说”的代表人物，采用超现实主义的手法，糅合黑色幽默、寓言式小说和科幻小说等不同元素，用真实的细节书写一个荒诞不经的故事，昭示现代人所处的尴尬处境。《杰克·马格斯》是一部寄寓于狄更斯《远大前程》文本的小说，但注入了后殖民主义的内涵，使其成为后殖民概念中“回写”（writing back）的典型。托马斯·基尼利擅长于运用历史题材和域外故事，反映个人与社会、与当局之间不可克服的矛盾，以及个人所感到的不安全感和希冀摆脱困境的徒劳挣扎。他的作品既有严肃小说的深刻性，又有通俗小说的可读性，很受读者欢迎，电影《辛德勒名单》就是根据他的小说《辛德勒方舟》改编的。小说《三呼圣灵》以调侃不恭的态度，讽刺了澳大利亚的天主教教义。蒂姆·温顿二十多岁就已负盛名，获得“神童作家”的美称。他不但多产，已发表二十多部作品，而且还频频获奖，是澳大利亚两位四次获得迈尔斯·弗兰克林奖中的一位（另一位为西娅·阿斯特利），两次获布克奖提名。《浅滩》像他的大多数小说一样，反映澳大利亚西部小镇表面安静，实际却充满矛盾的生存状态。克里斯托弗·科契曾两度获得迈尔斯·弗兰克林奖，如他自己所说，



“采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探索澳大利亚残存的殖民主义个性和心理，以及战争给人们留下的心理创伤。《通往战争的公路》刻画了一个摄影记者在东南亚战争中的神秘遭遇，揭示了人类自身的悲剧。戴维·马洛夫既是小说家，又是诗人，两者几乎一样杰出。他的小说描写现代人的迷茫、战争的残酷、环境保护的重要等，常常采用两个人物互为烘托的手法，风格上表现为一种恬淡的诗意。小说《伟大的世界》描摹了战争经历和传统的“伙伴情谊”。西娅·阿斯特利曾四次获得迈尔斯·弗兰克林奖。她的小说主要反映澳大利亚北方小镇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作者对语言有很强的把控力，语词中常含宗教意象，往往对解读造成困难。《旱土》描绘了一个偏远的干旱小镇以及苦苦挣扎着的人们，为读者提供了澳大利亚的缩影。伊丽莎白·乔利的作品主题模糊、含混、抽象，人物的性格怪僻，行为出格。小说提供的图像往往零散、跳跃、不完整，需要读者费力地去重组。乔利恐怕是继怀特之后又一个难读难解的澳大利亚作家。小说《井》讲述一对同性恋女子遇到一次意外车祸后，内心所引起的不安与忧虑，风格与其他作品不同，颇似侦探小说。弗兰克·穆尔豪斯是出现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主张标新立异的新派小说（New Writing）的代言人。表现技巧上以擅长“间断叙述”而蜚声文坛。小说《黑暗的宫殿》刻画上世纪三十年代任职于“国联”（League of Nations）的澳大利亚女官员，在二次大战逼近时焦灼不安的心理。布赖恩·卡斯特罗是一位同时具有中国和葡萄牙血统的族裔作家，他的小说篇幅都不大，却以构思独特和叙述技巧新颖而为论家所称道。《上海舞》是一部自传体小说，

跟踪主人公从出生地香港到澳大利亚的人生轨迹，对身份、语言和归属等困扰着众多移民的问题作了深层次的探索。阿尔奇·韦勒是一位土著作家，作品主要反映土著人在当代澳大利亚社会中穷困、屈辱、多事的生活状态，小说曾多次获奖。《狗的风光日子》是作者的处女作，却好评如潮，并获得多个奖项。小说写了土著青年成长的烦恼和痛苦，以及他们对自己和社会的逐步认识。

这十部小说的译者都是上海对外贸易学院的教师，他们曾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林出版社等全国著名出版社先后翻译过文学作品，具有较为扎实的翻译经验。其中大多数人都以研究澳大利亚文学见长，可以说，这是一个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群体。这里所译的有些作家的作品，正是他们研究的对象。以此而言，翻译这些澳大利亚小说，他们是有一定优势的。当然，译文的成败还取决于很多其他因素，这对所有参与其事的人，都是一个考验。以下是他们分别翻译的作家的作品：

黄源深     《浅滩》（蒂姆·温顿）

王光林 邹囡囡     《上海舞》（布赖恩·卡斯特罗）

彭青龙     《杰克·马格斯》（彼得·凯里）

徐 凯 王 慧     《旱土》（西娅·阿斯特利）

周小进     《三呼圣灵》（托马斯·基尼利）

周小进     《狗的风光日子》（阿尔奇·韦勒）

邹囡囡     《井》（伊丽莎白·乔利）

龙毛忠     《伟大的世界》（戴维·马洛夫）

司耀龙 《通往战争的公路》(克里斯托弗·科契)

揭 薇 章 韬 《黑暗的宫殿》(弗兰克·穆尔豪斯)

这十部澳大利亚小说的翻译和出版,是很多人努力的结果,因此有很多人需要感谢。首先,要感谢上海澳大利亚总领事馆,尤其是前总领事狄淑贤(Susan Dietz-Henderson)女士和前副总领事高戈锐(Gary Cowan)先生,正是他们首先响应翻译出版10部澳大利亚小说的倡议,并积极筹划解决小说的版权和澳方的赞助问题。还有前副总领事欧佳妮(Jane Ogge-Cowan)女士,她接过了前任留下的未尽事宜,在文化处执行助理李蓓艳女士的协助下,最后具体落实了10部小说。此外,现任副总领事叶仁庭(Dene Ycaman)先生也始终关心这个翻译项目。我们要感谢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馆,在得知这个计划后,主动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澳大利亚澳新银行(ANZ Bank),对10部书的翻译非常重视,并帮助解决了版权问题。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全力支持这个项目,并将此纳入科研计划,拨了相应的经费,使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最后应该感谢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尤其是吴洪副总编,欣然接受了这个经济效益不好的出版项目,并组织人力完成了艰巨的校译任务,使这十部书得以按时出版。当然,我们应该感谢的人还很多,但因为篇幅有限,只能就此打住了,希望能够理解。

最后,谨以这十部澳大利亚翻译小说献给举办中的“澳大利亚年”(The Year of Australia)。

2009年6月于紫藤斋

—

整整一天他都在公园里喝酒，头顶的树正在落叶，黄色的眼泪洒落在稀稀拉拉的草坪上。

一帮有土著血统的人兴奋而吵闹，警察已经来过两次，第三次来的时候肯定要抓人，因为喝了一天的酒，大家的火气已经慢慢上来了。

道格·杜里根在弗里曼特尔监狱里度过了漫长而孤独的十八个月，现在每个人都在庆祝他刑满出狱。

“在里面见到赫比叔叔了吗，道格？几个月前进去的，在米德兰看守所的时候，他把那个老王八蛋的脑袋打开了花。”

“不，道吉<sup>①</sup>应该在新区<sup>②</sup>吧，是不是啊？”

“他们待你怎么样啊，伙计？”

“可怜的老道吉啊。来吧，兄弟，给我来一杯吧。我可是他的亲婶婶哪，知道吧。”

话语和树叶在风中飞翔。

道格喝醉了，为了忘记在拥挤不堪的囚室里度过的那些夜晚，床高低不平，人们小便、大便、在梦中叫嚷，让他无法入睡；为了忘记在院子里乱转、在花园里干活的那些日子——同样的面孔、同样的墙、同样的故事。监狱里，没有隐私，没有平静，没有任何地方可以独自做梦。而这是他最想念的。

现在，他可以躺下去，看着冷而白的太阳，在厚重的灰色云层中钻进钻出，狡猾、躲躲闪闪、永远自由。

很快就要下雨了。他出来的第一天，就要下雨。该死的，总是这样。

道格自个儿笑着，出神地想着自己的心思，这时一只手伸进他衬衫里面，摸着他的瘦骨嶙峋的腰肋。

“今晚有什么事么，道吉？”珍妮·坎普顿狡黠地低声说。

他睡眼惺忪地看着她。几年前，她很可爱，十五岁，那时候他们好过。现在她眼睛变得凹陷，身体和头发很脏，嘴巴里发出难闻的气味。而且，他刚出来，到现在还没有适应女人。

“要回家，”他总算含含糊糊地答了一句，然后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

“呀，别急着走嘛，道格。留下来和我们喝个痛快吧，”一位老人喊道，他不愿意看着掏钱的人消失。

---

① 道格的昵称。

② 新区是弗里曼特尔监狱的一部分，该监狱位于西澳，建于1829年，1991年关闭，现为历史遗迹和景点。

“道格有点不行啦，”一位上了年纪的干瘪女人咯咯地笑着。

“不，得走。看妈妈。”

“哦，那，要小心警察啊，伙计。”

“我和威利斯会送他到车站的。第一天出来，要是又进去了，那可真是交了厄运啦，”一位名叫杰里的年轻人咧嘴说道。于是两个男孩子把那摇摇晃晃、瘦骨嶙峋的身体扶了起来，那身体如此自由、如此酣醉。

三个邋遢的土著男孩踉踉跄跄地走着，对一路上人们的反感毫不理会。穿过铁路的时候，地上高低不平，道格应付不了，绊了一跤，重重地跌在地上。这一跤跌下去，他的胃里便翻腾起来，他干呕了几声，然后把喝过的几瓶葡萄酒、啤酒以及一瓶科鲁巴朗姆酒统统吐了出来；他答应过自己，那瓶朗姆酒一定要在刑满释放的时候喝。

看到道格的小不幸，威利斯和他的朋友轻声笑了起来。然后两人弯下腰，把他扶起来，轻轻擦掉他脸上的污垢。

“你这次真是糟糕啦，道格。喝得太多了，你说呢？”威利斯咧嘴笑道。

“给我烟，操他妈的，”道格嘟囔道。

“火车马上就要来啦。”

“操他妈的火车。操他妈的每一个人。”

他又坐了下去，抖抖索索、若有所思地卷起一根烟，火车也好、下雨也好，他什么都不管。就这样活。

他抬头看着帮助他的两个人，冲那两张扁脸咧嘴笑笑。“想什么

呢？”他开口说道，然后停下来去点烟。

烟点不着。他醉得太厉害，风又大。威利斯的黑色指头很快地罩住火柴盒，一瞬间，亮起一团橘黄色的光，随即火柴熄灭了，香烟点燃了。

道格一把抓住男孩子的胳膊，哭了起来。

“威利斯是我最好的朋友啊。没人爱老道格。没人他妈的在意，”他剧烈地哭喊道。

“是啊，好啦，伙计，火车要来了。杰里，帮我们一把。老天爷，我可不知道吉能醉得这么厉害。”

“嗨，知道吗？告诉你们一件事儿。威利斯、杰里？我自由啦，兄弟。像他妈的鸟儿一样自由哇。”道格冲着旧房子、冲着辽阔的天空、冲着街上快速走过的空虚的人们，大声喊叫。他们看到的，只是他灰扑扑的、肮脏的外壳，所以不理解他的喜悦。他像跳华尔兹舞一样转了一圈，然后踉踉跄跄往前走，两个男孩子又抓住了他。

“千万不要进监狱啊，威利斯。他妈的监狱，就是个杂种，”他说。

“是啊，就是个杂种，”他喃喃地说，然后突然倒在威利斯的肩膀上睡着了。醉酒的人就是这样。

威利斯和杰里把他拖到一位受惊的出租车司机旁边，杰里的黑脑袋从前座的车窗里伸进去，把司机吓得差点缩了回去。他想拒绝他们，但他不敢，除非他想后面的车窗上挨石头。

“把我们的伙伴送到珀斯火车站，好吧？”

“听我说，他喝多了，”司机说。“他会全吐到我座位上的。”

“不，他不会的。他已经吐过了。”

后门打开了，道格被推进去，他仍旧睡得很沉。

“他没钱。你看看他，”司机望望杰里，抱怨道。杰里年轻、凶悍，可能很危险。而且，他还站在那儿，可以动手打人，而这位可能的乘客倒的确伤不了人。

“有，他有钱的，伙计，”威利斯咧嘴笑道。他对城里人的那一套了如指掌，刚才就脱下了道格的靴子，把藏在里面的五十块钱掏了出来。他留下十块，又给了司机十块。

“记住，伙计，”杰里说道，“我们认识你，如果道吉告诉我们，你没好好找他钱，那你的出租车就没了，知道吗？”

他和威利斯走了。

出租车在阴暗而空荡荡的火车站外停下来，司机把伏在座位上的那个瘦削身形摇醒了。

“你到啦，伙计。还有，这是找给你的钱。你那两个伙伴自己拿了十块去了。”

那双眼睛几乎睁不开，疑惑地盯着他；那嘴巴无法闭上，把酒气全喷在他身上。

“嗯。啊。我他妈的这是在哪儿啊？”

“珀斯。”

“唉呀？可我刚在吉尔福德……”

“好啦，我得走了，”司机说道，“再见。”

道格摇晃着下了出租车，车子呼啸着开走了。这也是一个星期二



的夜晚，所以街上没人，只有那些高耸的大楼灯火通明、华光闪烁，看上去还是活的。

出来的时候，他打算在这些街道上骄傲地走走，找一份工作，让所有怀疑的人看看他实际上能成为什么样的人。

珀斯变了。一时间，他害怕起来，蜷缩到一个角落里，和蜘蛛、旧烟头以及其他没人要的东西在一起。

去走一走，看看周围有没有熟人。但他看到的为数不多的几张脸都是新的，或许是变得认不出来了，他自己毫无疑问就是这样。

他走之后，事情当然都变了。以前有一条车来车往的街道，现在成了广场，有座位、盆景，中间还有一个大舞台。道格爬到那个木头的台子上，和一位假想的舞伴跳了个华尔兹，然后差点从舞台边上摔了下来。

继续上路。

新的建筑物纷纷蹿上来，像灰色的菌菇一样。上面暂时还没有灯，只是坚硬的水泥壳。正在拆除的旧建筑物仍旧站着，在灰蒙蒙的碎石海洋中昂然挺立到最后一刻。

一切迟早都要走的。旧的建筑物，老了的人，以前的希望。

他走过一家城市宾馆，一支疯狂的乐队演奏的音乐在空气中悸动，金黄色的灯光在有色玻璃后面闪烁。

站在外面昏暗的光线中，雨开始像短小而锐利的矛一样射入他可怜的身体，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

两个人影从门内冲了出来，撞在他身上，他打了个趔趄。